

說郛卷第六

讀子隨識 一卷

尹文子 二卷

康衢長者有犬而能搏字之曰善噬賓客不敢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賓客以實對於是逐犬賓客復往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朴周人懷朴問鄭賈曰欲買乎鄭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國悉不肖孰理王廟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管子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間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

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以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控有德也藏國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不如管夷吾乃使鮑叔請於魯曰受而甘心焉施伯謂魯侯曰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何不殺而受之尸鮑叔曰若不生得是君與君賊比也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仲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戮賢人至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使人操斧主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

墻有耳微謀外洩之謂也

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信聞於雷鼓

明道者王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兵者伯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山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走馬而疾前公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遂召管仲至而問之管仲曰登山之神有僉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疾前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已而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右涉深至膝桓公拜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若此

庚桑子

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軀而鯢鱣爲之制步佃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

聖人之制萬物全其天天全則神全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志凝宇宙德若天地一質白之物以黑爲汚質黑之物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正潔汚哉

高士註云吸日精煉丹而仙曰高士

庚桑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父致籙白納璐曰水旱何以禳之對曰水陰沴也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水旱天子宜致刑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災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天子勤 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光大公直廉靖之才至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規心巧運毀方破道之才至天子鑒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怪異名灰微之才至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譽貪濁淫麗之才至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辟之才至

文子

天有二氣則成虹地有二氣則洩人有二氣則生病

叢蘭欲芳秋風敗之御狐貉之兼衣者不憂至寒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
腹胃閑嗜慾養生之末也

尸子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艸茅之中與之
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
妻之以嬪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
四時之制萬物成利故謂之神

墨子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
食爲茵旗死士爲蒼魯之旗竟士爲虎旗多卒爲雙兔之旗吾人
男女爲童旗弩爲狗旗戟爲祚旗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馬旗
管子舉日章則晝行舉月章則夜行舉龍章則行岡舉虎章則
行林舉鳥章則行坡舉蛇章則行澤舉鵠章則行陸舉狼章則行
山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申子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樂其法也

慎子

尹文子言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爲
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欲聘者
人生一世若露之託桐葉其能幾何

劉子

劉道字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

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則還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欲熾則身亡

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

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災如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以甚矣

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迹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

華胥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螭而生虞舜修紀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在感

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
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
天瑞相而生也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挽舟則歌嘯嘯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
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嘯之宜也

晉文種米曾子植羊

言晉文公學外國種米魯國曾參學外國人
制羊皮用土種之米與羊雖不生其志大也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欣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
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
也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見其身者謂之龍雞見其首
者名鶡鶡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撻錦
身霞散綺翻烟發翾然一翥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傅子

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是爲明鑒也

淮南子

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常浮蓋自然之勢也

善浮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裂齒剛於舌而先弊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解

扣門求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有所餘也

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爲能亨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處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刑於目也

楊子見逵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染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也才下位高二也身無功而有厚祿三也

牛蹄之滲無尺之鯉頹腐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

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盧遨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象谷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結喉虎頭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遨翻然下囂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遠至此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伍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候恐而釋之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忘其珠而池中之魚爲之殫知過萬人爲之英千人爲之俊百人爲之豪十人爲之傑

石林燕語

十卷

宋葉夢得 考異宇文紹奕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爲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

矣哉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元憲當作元獻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墨遂改詔爲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卽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旣云凡王宮卽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云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於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

母后加諡自東漢始本朝后諡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諡議請於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諡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始仍當作姑循詔云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諡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臣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

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諡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殿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

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績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

漢梁王立自言宮殿之裏毛氂過之失亡不暴陳又黃霸傳云爲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廳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則雖曰宮而猶以殿爲疑也梁武陵王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內廐又丘遲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爲臨川殿下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

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數事以間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時天一地一真符君綦民綦臣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乙宮自此始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賜祕閣世傳閣帖是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沈知潭州亦

令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爲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本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每下矣

淳化官帖黃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也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此云徐王府取閣本刻於木板豈各自一事耶

續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跡未經太宗朝纂刻者刊於石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內藏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釐爲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命劉燾別爲續法帖十卷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

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簿爲簿籍之簿則旣云簿不應更言記

王僧孺幼貧母攜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迫墮溝中又蕭誕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從請免誕等官此書所云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以宜都郡王鎮江陵司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與諮議王華相遇牽佯若不知謂左右曰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又顏延之常乘羸牛逢其子俊鹵簿卽屏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入廁中又陳顯達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羸小又虞棕朱衣乘車鹵簿立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